

关东女侠

关东女侠秘史

〈上〉

姜兆文 著

G u a n d o n g n ü x i a m i s h i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关东女侠秘史

〈上〉

姜兆文
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关东女侠秘史 / 姜兆文著. - 呼伦贝尔: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 - 7 - 5521 - 1481 - 2

I. ①关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20823 号

关东女侠秘史

姜兆文 著

责任编辑 白 鹭

出版发行 **内蒙古文化出版社**
(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)

印刷装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40

字 数 615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521 - 1481 - 2

定价: 95.00 元(上下册)

写在前面

我早就渴望出个全集,对写作生涯作个总结。但又知道,我此生只从事长篇小说创作,全集只能是长篇小说的汇总。这在小说界虽说未必绝无仅有,毕竟少之又少。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丁永才编审告知,决定给我出全集,这令我喜出望外。

原以为这事很简单,但干起来却很不简单。特别是重新排版后的校对,既繁重,又需细心和耐力。结果,我的家人(妻子傅玉玲、儿子姜誉、儿媳胡小丹、女儿姜睿、女婿苏舟、孙女姜思齐、外孙女苏乔)都加入到这项单调乏味和令人生厌的工作中。特别要提到的是我的儿子姜誉。他才华出众、为人厚道,操作电脑的水平出类拔萃。他的文字功底甚至在我之上。为了我的全集早日问世,他决然放弃了自己宏伟的写作计划。有时为了一个词、一个字的妥帖,不仅要看原书、原稿,甚至翻遍辞书。这使我的全集少了许多遗憾之处。有这样的好儿子,是上天对我的眷顾,我期望他陪我到终老。可是,上天却又在我感到我的儿子如此宝贵的时候,把他夺走了!竟让我这年近八旬的白发人哭送四十四岁的黑发人!呜呼哀哉!痛杀我也!痛杀我也!……

在我的全集付梓之际,我要感谢儿子为我做过的一切,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。

我还要再一次表达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和丁永才先生的诚挚的谢忱。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心血,便不会有我这部全集作为厚礼送给爱子姜誉,送给朋友,送给世人!

姜兆文

2017年10月31日于海拉尔

公元1899年9月15日(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),亮起了大半的月亮已经升到中天,坐落在盛京(今沈阳)小西门外的道教古刹太清宫照例准时敲响了晚祷钟声。这时,正有三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,高坐雕鞍,顺着小西门外笔直宽阔的大道,从西往东缓辔而行。他们的眼睛,一律盯向路南,似在寻找一个必须在今晚造访而又不知确切位置的所在。

借着月光的清辉,可以约略看出,这三人两高一矮。矮的一个其貌不扬,但在那双单眼皮的小眼睛里,却闪射出一股渴望凌驾万人,包举宇内的狂傲,紧闭的雷公嘴,更表露出他性格的刚毅和处事的决断。冷眼看去,此人若非富商巨贾,定是豪门阔少,而且,无疑是这三人中的主子。另两个四肢长大,宽肩厚背。其中一个面皮白净,剽悍中透出几分慧黠,另一个络腮胡子,无畏中带着些许粗野。这两个人,此刻正一左一右伴在矮个子两侧,像是两名健仆。

但事实上,那矮个子并非富商巨贾,亦非豪门阔少,却是出身寒门、年方二十四岁的张作霖。两年前,他因涉嫌劫案逃离家乡,迤逦到了营口,混进了马玉崑大营,刚刚由大头兵熬上个哨官。另两个彪形大汉,当然也不是张作霖的仆人。白净面皮的一位,叫赵天弼,也是马玉崑的部下,任队官之职,论身份,恰恰是张作霖的顶头上司。络腮胡子的一位,姓李,单名一个彪字,少年习武时,和赵天弼是同门师兄弟,后又同在张家口古氏镖局当镖师,眼下,他是黑道上跑单帮的豪客。

这样的三个人,怎么会凑到一起,又为什么要化装成主仆三人的样子,在夜晚出现在远离营口的盛京城小西关呢?他们正在搜寻的是一个怎样的所在,目的又是什么呢?

这话得从头说起。



那是四天前,在营口大营里领兵操练的赵天弼,被告知一个李姓老乡来看望他,正在大营门外等候。他当即解散了丁勇,整整衣冠,匆匆走到大营门外。

要不是那满腮的卷曲如狮子毛的大胡子,他肯定不会认出眼前的一脸汗污、手牵一匹汗毛流水的瘦马的人竟是一年没见面的李彪。

“师兄! 是你?”赵天弼高声叫道,惊讶中带着喜悦。

“那还用说! 不是我是谁?”从那张几乎被胡须掩埋的嘴里,发出瓮声瓮气的声音,“走。这里不是说话处。”说完,牵马向远离军营的地方走去。

赵天弼听得出来,李彪的声音虽然疲惫,却有掩饰不住的兴奋在内。他以为,一定是李彪终于决定告别剪径生涯,前来找他在马玉崑将军麾下谋个吃官饭拿军饷的差事。一年前,他们自张家口分手后第一次见面时,他曾力劝李彪留在军营,那时李彪说,如果绿林中实在混不下去,会来找他的。现在,看那敝衣劣马的狼狈景象,肯定是到了山穷水尽的窘境了,而那语气中的兴奋,显然是从他赵天弼刚刚上身不足十天的队官的官服,看到了自己的希望。所以,他随着李彪走了几步后问道:“师兄是来投军的吧?”

“投军?”

“我是猜不错的。而且,我赞赏你的选择。彪哥,”赵天弼有时称李彪为师兄,有时叫彪哥,叫彪哥比叫师兄更显亲切,“自从我们的镖头古剑雄遭人暗算后,十几个弟兄都星离云散了。你是唯一和我有联系的人,却又难得一见,使我在军营里常感到形影相吊的孤单。你来投军,我是非常高兴的。我们又可以朝夕相处、互相照应了。”

李彪侧过脸问道:“你是说,让我到牢狱一样的军营当一名大头兵?”

“牢狱!”赵天弼惊讶地叫道,“你说军营是牢狱?”

“当然是牢狱!”

“不错,在军营不如你目前那样自由,但也不像你那样草行露宿和朝不保夕。至于当一名大头兵,也是你我这样出身微末的人必不可少的途径。以师兄的非凡身手,还犯愁步步高升吗? 小弟我还不是仅仅三年时间就被简拔为队官了吗?”

“你觉得你的升官图很诱人吧?”李彪说着,四周看了看,觉得周围的环境可以站下放心说话了,便收住脚步,并撸起衣袖揩了一下脸上的尘垢。

赵天弼也随之站下,说道:“我说的句句是实话。”

“那请你告诉我,要几年我能当上总兵?”

“总兵?你想当总兵?马玉崑将军以武童生出身,先后在灭捻子、抗沙俄的征战中立过大功,经数十年栉风沐雨,才被皇帝授个总兵衔。师兄却要几年就成为马玉崑一样的朝廷要员?!”

“你不想成为这样的人物?”

“高官厚禄,人所欲也。谁不想获得?但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。尤其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,那不是痴人说梦吗?”

“我却能让你在几天内使这个梦变为现实。”

“什么什么?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是说,我能让你得偿夙愿。”

“师兄这话是什么意思?我可从未想过……”

“就算你暂时还没想成为马玉崑那样的总兵,但你肯定渴望一个比三十个人的头目大得多的官职。这不仅需要才干,还要有足够的银两去打点上司。所谓钱能通神,有钱能使鬼推磨……”

“世风日下,贿赂公行,这的确不能否认。”

“可你除了武功和才干别无所有。以你的武功和才干,再不济也该弄个协统、标统当当。你却只是个小小的队官,队官算个屁官?领那点儿一脚踢不到的大钱,只怕连一个女人也养不住。你不觉得窝囊?”

“窝囊?……当然,有时觉得不公正。不过细想想,一个人甘于清贫,也没什么不好。知足者常乐嘛。”

“要是我告诉你,孔方兄正向你招手,你顷刻间就能成为百万富翁,想衣锦还乡炫耀炫耀,还是买个大官风光风光,都能随心所欲,那么,你是不是还要说什么甘于清贫、知足常乐吗?”

“我明白了。原来师兄这次来营口,不是打算弃旧图新,而是要拉我下水!”

“下水?”李彪说着,嘿嘿一笑,“说出这么个词儿!好像自己是个多么光明正大的君子。”

“师兄!……”

“要说真正知道你的为人的,普天下大概只有我一个。”

“你指的是我劝你一同离开镖局那件事,对不?这事确实不算光彩,很长时间我都感到内疚。但当时是什么情况?古爷一命归西,镖局名存实亡。



虽说古爷留下一个能舞剑弄棍的女儿,可跟着这么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家,能干出什么名堂?二十来个弟兄中,打着自己算盘的不是我一人,只是因为和师兄相交莫逆,我才私下里袒露心迹。”

“结果,我一时鬼迷心窍,也成了背信弃义之人。”

“其实,我们都无须苛责自己。再说,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。”

“越久,心里越是不安。恐怕你还不知道,我不肯和你一起投军,宁愿做个剪径的盗贼,就是想重返古家镖局。后来,我确实回过张家口,但再也找不见古家母女。没人知道她们的下落。出乎意料的,我却听到了有关古爷遭暗算的一些传闻,使我大吃一惊……”

“什么!”赵天弼显然也大吃一惊,“传闻?什么……什么传闻?”

“先不说它。”

“为什么不说?快告诉我!”

“我会告诉你的,但不是今天。”

“师兄!……”

“听着,这会儿有更重要的事情。你刚才说我要拉你下水,就算是拉你下水吧,你干不干?”

“我估计,你遇到一桩单枪匹马干不了的买卖。”

“说对了。你我联手,有绝对成功的把握。”

“你该去找别人。”

“如果时间允许我找个同伙,我一辈子都不会和你搭帮。”

“这样最好。”

“可时间不容空,这好事便轮到你的头上。”

“好事?!”

“事成之后,你我对半分。”

“只怕我不能帮你这个忙。”

“你会干的。”

“大小我也是朝廷的军官……”

“普天下有几个当官的不贪赃枉法?”

“我正是想当一个奉公守法、安分守己的军官。”

“你心里从来没安分过。”

“师兄这话就没有道理了。”

“没有道理？有一次我们押镖途中，你摸着满箱满箱的金银珠宝说什么来着？你说：‘这些被搜括来的民脂民膏，是送到京城铺垫仕途的。什么时候我们有这么几箱，也他妈买个官当当……’”

“那只是一句玩笑话。”

“还有，当年在古爷手下的二十几个弟兄中，就你和姜海山是文武全才。古爷正是打算在你和姜海山之间挑选女婿并继承他的家业。直到古爷临终前把夫人、女儿连同镖局托付给姜海山，大家才清楚，古爷选中的不是你，而是姜海山……”

“这和今天的事有什么关系？再说，对那位连笑都不会笑的冷面小姐，我打心里就没喜欢过。”

“但你对那份家业却垂涎三尺。”

“照师兄这样说的话，我该留下来等待时机而不是空手离去呀！”

“那是因为古爷死后你才知道，他根本没有多少积蓄。”

“师兄把我说得简直狗彘不如了！”

“特别是后来古爷……”

“古爷怎么样？难道……”

“不说这些。我不是来找你吵架生气的，我也没有时间同你翻旧账。我明明白白地对你说吧，甘肃新疆布政使赵尔巽回铁岭丁母忧，刚刚离京出关，估计从现在算起的四天内到达盛京。他随身携带黄白无算，还有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。对于你我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”

“让我和你一起劫夺赵尔巽的财宝？”

“用你的话说，这都是民脂民膏。这些不义之财，咱兄弟取之有何不可？”

“咱兄弟取之！你说得多轻快！你知道布政使是多大的官吗？不要说携带大批财宝，就是空身出行，也都跟着大批扈从和武林高手，谁能近得身？”

“正因为光靠一两个人的武功不行，才需要你的聪明头脑想个智取的办法。”

“我的头脑可没那么聪明。这种事稍有闪失，就会搭上性命！我即使真渴望发财，也不敢走这条危险道路。”

“胆小不得将军做。干脆说，你干不干？”



“不。而且,我劝师兄也打消这个念头。我不希望师兄去干这种以卵投石的傻事。”

“你是不干,对不?”

“这次,师兄就听我的吧。”

“我在问你!”

“这……师兄非要干,我当然阻拦不了。我也绝不会去告密。至于我……我还是继续过眼下这种安稳的日子吧。请师兄体谅我。”

“你不干可以。我也宁愿失去这次机会。但我要告诉你,你从此别想再过安稳日子!”

“师兄这是怎么了?我们总不会因此就成为敌人吧?”

“这是很难说的,赵天弼!你我今天分手,明天就会有忠于古爷的人来索你的命!”

“为什么!我……我不明白……”

“古爷怎么死的?”

“古爷怎么死的……还用问我吗?你也在场呀。”

“不错,古爷在打猎时中了暗器。可这个发暗器的人怎么会知道古爷去打猎和打猎地点呢?”

“对大家,这的确是个谜。”

“对你,就未必是个谜。”

“师兄为什么要这样说?”

“实话告诉你,我去过山东,到过德州!”

“你!师兄……到过德州?”赵天弼的脸色顷刻间变得一片惨白。

“要不要我说得再详细点儿?”

“不……不必了。但我实在没想到。”

“你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!知道姜海山在哪儿吗?”

赵天弼又是一惊:“姜海山!他在哪儿?”

“离你这儿不到五百里地。”

“这么近!你……见过他了?”

“我要想找到他,不会是件难事。”

“那么,师兄打算去找他吗?”

“听着,赵天弼,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恨不得立即把我弄死,让我永远

见不到姜海山。”

“我怎么能……”

“你是没有胆量在离军营百十步远的地方朝我的胸口打一枪!”

“有胆量我也不会这么干。”

“可你一旦放我离开,就休想再对我下手。而且,你从此就要陷入永无宁日的担惊受怕中。这是你极不愿得到的后果。”

“师兄就别说下去了!你弄得我心乱如麻了……”

“那就快理理头绪,是决定让我走,还是和我一起干?”

“你这不是要把小弟逼上绝路吗?”

“一条活路,明白吗?一条活路!这是你唯一的一条路,只要你帮我干完这件事,我就不把当年的秘密告诉给第二个人。我可以发誓。”

“师兄就不能换个别的条件吗?”

“这已经太便宜你了!”

“总得让我仔细想想,这可不是件小事呀!”

“又能发财,又能免灾,还有什么好想?——不过,好吧。现在快正午了,给你半天时间,我也得找个地方睡一觉。太阳落山前,到我们去年喝酒的饭馆找我。记得那个地方吧?”

“记得。我一定去。”

“你如果要花招……”

“绝不会的。我发誓……”

……

他们去年喝酒的饭馆叫醉仙居。

傍晚时,两人在这里又一次见面了。

“我同意干了。”赵天弼开门见山地说道,“但我必须带上个人。”

“两人足够了。何必把二一添作五变成三一三十一呢?”

“我想过了,这事难度大,我们两人干不了。”

“可这个人……”

“我手下的一名哨官,叫张作霖。他原在黑道上干过,打一手好枪。而且,脑袋灵,心眼多,能随机应变,是人中之精。此人绝对可靠。加上这么个人,我们会有双倍的成功把握,是划得来的。”

“行,听你的。他在哪儿?”

“在外面等我。”

“叫进来吧。”

不大一会儿，赵天弼就把张作霖带进李彪包下的雅间。通名见礼之后，三人序齿坐定：李彪年长，坐正位；赵天弼次之，坐右手；张作霖最小，坐左手。酒菜上齐后，他们挥走小二，关上门。

李彪端起酒杯说道：“能结识张老弟这位新朋友，我李彪三生有幸。从此刻起，我们便是生死弟兄了。来，为了我们能马到成功，和二位贤弟同饮此杯。”

张作霖说道：“请李兄稍等片刻。”

“你有话要说？”李彪问道，显得很不满。

张作霖用闪亮的小眼睛盯住李彪说道：“李兄，我们要干的是一件成则腰缠万贯，败则人头落地的事。我们必须对这事来的来龙去脉和我们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弄清楚，一丝一毫马虎不得。所以，小弟想在喝酒之前请教几个问题。”

“请问吧。”李彪顿一下酒杯，动作很粗鲁。

张作霖不在乎李彪的态度，转了转眼珠问道：“李兄对赵尔巽回铁岭丁忧的时间和路线何以知道得如此准确呢？”

“你以为我是随便编个故事来逗着玩？”

“那倒不是……”

“告诉你吧，两天前，我截住了一个骑马北行的单身汉子。他求我饶他性命，并以向我提供一个发大财的机会为条件。此人便是赵尔巽的听差，是沿途提前为赵尔巽安排住处的。”

“他说的绝对可信吗？”

“刀压在脖子上，他敢说假话？”

“那么，赵尔巽打算在哪些地方下榻，李兄问没？”

“那还能不问？出关第一站是兴城，接下来是锦州、辽阳、盛京。”

“赵兄说，李兄只提到盛京。”

“因为我们动手的地方非在盛京不可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在途中，两三个人根本得不了手。在兴城、锦州、辽阳，赵尔巽要住在官府和军营，我们更无可奈何。但在盛京，他要住在小西关恒顺客棧，这对

我们最合适。”

“有道理。李兄真是精明!”

“傻子都想得到,还用什么精明?”

“可是,赵尔巽为什么不进城却偏要住小西关呢?”

李彪挑了挑眉毛,赞许地看着张作霖说道:“问得好!我当时也感到纳闷,便追问了一句。那人——唔,对了,那人叫宋亮——他说,赵尔巽对增祺没有好感,不愿到城里见面。而且,小西关有一座出名的道观,叫太清宫,赵尔巽要去进香求签和请道长为其亡母超度。还有,赵尔巽本人又是恒顺客栈的半个股东。”

张作霖点头道:“这就可信了。”

李彪微笑道:“你很细心,难怪天弼说你是人精。”

张作霖也笑道:“那我可要趁着李兄高兴,再冒昧地问几句了。”

“有啥问题,都摆出来。”

“对这次行动,李兄是否有了完整的计划?”

“计划?”

“比如说,穿什么衣服?带何种武器?怎么进入客栈?进入客栈之前怎么打探?进入客栈之后三人怎么行动?出了意外怎么互相救助?等等。”

“这么啰唆!”

“我们要做的是一桩大活,既不能拖泥带水,更不能掉以轻心。在任何一个微小细节上出了漏子,都会前功尽弃。”

“说得对,说得对。只是想得这么细,订什么计划,我的脑袋就玩不转了。——天弼,你有什么主意吗?”

“我一时也想不出个子丑寅卯。”

“那就张贤弟说说吧。说得好,就听你的。”

张作霖也不谦让,小眼睛一转,指天画地说出一番话来。这番话竟是一个头头是道、无懈可击的行动计划,听得李彪和赵天弼一个劲儿地点头称是。张作霖一下子成了三个人中的领袖了。

就这样,注定成为历史上非凡人物的三兄弟,经过一整天的紧张筹备,于第二天深夜,踏上了他们此生第一次联合行动的征途,并在预定的时间到了盛京小西关。

在我们讲述的那个时代,盛京城小西关半荒草半农田的郊区面目,早已荡然无存,代之而起的,是店铺如林、客舍相望的闹市景象。它之所以能远远抛下其他七关,而与城墙内的市区获得了同步发展,有两个几乎同样重要的原因。

其一,小西门(又称外攘门)乃是皇室宗亲、高官显宦以及官商和私商们进出盛京的必由之路。小西门外那条东西走向的大道,当然要修得宽阔平直了。这样宽阔平直的大道,人来人往,其两侧还能继续成为荒凉岑寂的存身之地吗?来往行人要吃要喝,有时还要住,商业和旅店业理所当然地应运而生。

其二,在小西门外西北角有一座始建于明末的道院,即太清宫。虽说前面提到的通途并非为它而修,但是它的存在,却大大加快了小西关的繁华。这座道院,曾被崇尚喇嘛教的满族人冷落过;清朝中叶,它走上复兴的坦途,也还是得力于满族人。此后,直到光绪年间,香火始终没有出现衰微的迹象。几乎每天都有近郊和城里的善男信女来到庙里求签问卜。如果赶上庙会,更是途中毂相击,庙内肩相摩。太清宫每年都有几次较大的法事活动,届时长城内外各名山古刹都派人来参加典礼,还有大批云游道士赶来观光。因此,道观内的禅房和专门为接待客人增修的“西院”,一年中有多半年客满为患,许多连“西院”都住不进的道士和更多的观光者,便只好自己花钱就近买个下榻处了。这就恰恰刺激了各行各业的人都想来小西关抢一块地皮赚钱。

小西关如此得天独厚,占尽了地利,要一天比一天更加繁荣反而不合情理了。越繁华的地方越吸引八方游客,也就越需要更多的高档次饭店和豪华客栈了。



恒顺客栈便是诸多豪华客栈中顶豪华的一家。

客栈老板名叫钱恒顺，祖籍铁岭，和赵尔巽是同乡，也是至交。钱家几代经商，赵家乃书香门第，这两人原是无由结交的。说来也是天缘巧合，十五年前，钱恒顺到江南采购丝绸，顺便游历名山大川，最后辗转到了福建。他偶然听说福建新任监察御史赵尔巽系关外铁岭人。家乡出了这么个大人物，在江南就任这么有权势的大官，他如何不觉得脸上生光，又如何不巴望结交呢？心念一动，便不再犹豫。他备了一份厚礼，投刺求见。赵尔巽竟极为热情地接见了，虽是初识，却谈得很融洽。自此，他三天两头携礼求见。赵尔巽的热情也始终未见稍减。赵尔巽没带家小，这就不存在诸多不便，有时就留钱恒顺在官衙同榻而眠。一来二去，四十岁的赵尔巽和二十五岁的钱恒顺便成了忘年交。等钱恒顺不得不离闽北归时，这两人已情同父子了。分手前，赵尔巽对钱恒顺说，现下南来北往的客商与日俱增，经营绸布已难获大利，不如兼营势头日益见好的旅店业，比如在盛京小西关开一家客栈，定能赚大钱，并且不出门即可由各路客商获得货物行情，与铁岭的绸布庄成犄角之势，可永立于不败之地。钱恒顺说这确是高见，但这几年小西关的地皮十分紧俏，很难弄到手。赵尔巽说，他可以写封信，请奉天府尹松林格外关照一下，地皮是不成问题的。钱恒顺喜出望外，表示一定不辜负赵尔巽的厚爱，回去就着手办客栈，还说，客栈办成后，算赵尔巽入了一半股，每年都会将他的红利送至铁岭赵府。赵尔巽连说不可，但心里却已接受了，这一点，钱恒顺当然领悟得了。

就这样，恒顺客栈便诞生了。

恒顺客栈坐落在小西门外三华里处的大路南侧。在小西关，这不是最佳地点。钱恒顺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，刻意把客栈设计成江南园林式建筑，还修上了带有花洞的围墙，在独一无二的幽静之外，又造成一种安全感。结果它反比那些离小西门和太清宫较近的客栈更受人青睐。特别是来盛京的达官贵人和腰缠万贯的客商，无一不想在恒顺客栈落脚，享受几日在闹市难以得到的清静。钱恒顺虽把房价订得高出同行数倍，也还是常常需要在招牌下的大门上挂上“客满”的牌子。

对于这样一家与众不同的客栈，即使从未到过盛京小西关的人，想找到它也不该是件难事，何况李彪早已从赵尔巽的怕死的听差嘴里获知，这座客栈是在路南呢。



所以，三个想在一夜之间发笔横财的年轻人，饿狼扑食般的眼睛没瞪多久，便已站到恒顺客栈的招牌下了。

他们几乎同时滚鞍下马。张作霖使了个眼色，李彪立即把手中的缰绳递给赵天弼，挺了挺胸脯，走上前去，很放肆地挥拳砸响了眼前紧闭的大门。

随着一阵细碎的、愈来愈清楚的脚步声的突然消失，即刻响起下门闩的声音，紧接着两扇厚重的大门被人拉向两旁，中间赫然亮出一个人来。

这人显然是店主钱恒顺。

一开始，钱恒顺的眼睛里，惊讶中还混杂着兴奋，但看清站在门外的只是三人三骑、一主二仆的行商打扮的时候，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变得冷漠和不以为意，甚至还有点儿被戏弄了的不满。

“三位客官可是要投宿？”问话的态度十分冰冷。

“废话！”回答得也极粗野。

“这大门上明明是挂着‘客满’的牌子。想必三位客官没有看到？”钱恒顺的言辞和语气中已带有明显的讥诮。

“客满？你的客房至少有一半空着！”李彪指了指大都没有点燃灯火的两层建筑的中心客房，“别以为我们看不出来！”

“不错，是空着。而且，何止一半呢？只是抱歉得很，全包订出去了。”钱恒顺的言辞分明是说：客房全空着，就是不接待你们，又能怎样呢？

“我们也全包，出双倍的价钱。我们有的是钱！”

“看得出来。”钱恒顺说。他盯着不知进退的李彪，本想迸出几句难听的话，但还是忍住了。“三位客官，”他把眼睛转向不动生声色的张作霖身上，继续说道，“如果我没看错，你们也是商人。商人当然要赚钱。但有时，信义比钱更贵重。我们不能因为多赚钱，就失信于人。再者说，城里城外，客栈多的是，你们何必争住我这间客栈呢？”

“这是你的造化！”李彪瞪着环眼说道，“我们就是相中了你的客栈！”

“是吗？”钱恒顺把恼怒的目光又投向李彪，“也该问问我是不也相中了尊驾！”

“什么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”

“做买卖是要两相情愿的！别以为你蝎虎几句，我就得把你当祖宗去尊敬。我钱恒顺还没怕过谁。你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除非你的钱能买动增祺做保镖，否则就休要在小店门前撒野！”钱恒顺说着，嘿然一笑，猛然转身

挥手命令道：“关门！”

“站住！”李彪喝道。

钱恒顺回首怒目道：“我不留客，你还要闯进来不成？！”

“你以为我不敢吗？”

“休得无礼！”在恰到好处的時候，张作霖出马了。他猛喝了李彪一句之后，对钱恒顺拱了拱手，“请钱老板息怒。下人无礼，我这里向您赔罪了。大人不见小人怪嘛。”

钱恒顺回过身来道：“你的仆人太粗野了！”

“是呀是呀。我会教训他的。不过，他的急躁也是因我而起。我是第一次来盛京经商，急于赶路，旅途中很困乏，想尽快找个落脚的地方。你如果有气，就朝我发泄吧。”

“那倒不必。你说明白了，我也就没气了。我理解客官急于找到住处的心情。”

“钱老板如此通达情理，又有如此的容人雅量！”

钱恒顺这回也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这话就太客气了。”

“钱老板，我刚才说了，我是第一次到贵地，人生地不熟，又到了掌灯时分。包租贵店的客人既然还没到，能否迁就一下，行个方便，我们只住一宿，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可以。”

“往常这是毫无问题的，我还愿意获罪于像你这样又文雅又有钱的客人吗？可这次就爱莫能助了。”

“明白了。包租贵店的一定是位不寻常的客人。”

“不瞒你说，此人非同小可，增祺将军也要敬他三分，又是本店的半个股东。他这次是得旨丁母忧，住处是要绝对安静的。而且，他随时都可能驾到。如果他突然到来，我再把客官赶走，反为不美。对此，还请三位体谅。”

“既然如此……那么，请问钱老板，是否能指点一下，我们在近处能找到别的客栈吗？”

“从这往东倒是有几家客栈。不过——客官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

“请赐教。”

“今天是八月十一，再有几天，便是太清宫开山祖师郭守真的忌辰。年年这个时候，都有各地道人前来参加祭祀活动。许多住不进太清宫客房的